



沈 彬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假装专家，低空观察

我们曾经的纠结和执着

今年上海两会上，“外摆”这个词进入了市政府工作报告中。曾经的“跨门经营”完成了转型，成为上海滩上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“你看街上的风景，街上的人们也在看你。”曾几何时，“外摆”这个词意味着折叠桌子、塑料凳、赤膊的汉子在吆五喝六。如今，它是精致遮阳伞之下的一盘水果，或是夕阳里的一杯意式咖啡。

当然，外摆的“华丽转身”源自于上海城市的精细化管理，让它从原来的粗放、简陋、肮脏、邋遢、喧闹变成了精致、时尚。同一个词在这10年和上10年、上上个10年所指代的东西完全不一样。时代倏忽向前，留下了记忆，留下了词语，但这些词语在不同人之间又产生了不同的解读，变得彼此不可理解。

在上海，这10年的出租车和30年前的出租车，肯定不是一个词；这10年的肯德基和30年前的肯德基肯定也不是一个词。

前几天，带着孩子和他的同学一起去上海档案馆参观，其中上海开埠以来生活变迁的展览，向10后孩子们“快进”了一遍上海生活。小朋友非常好奇地站在了上世纪80年代小屋展台前，叽叽喳喳问这个是什么，那个是什么，为什么家里要放一个永久自行车，为什么要放一个缝纫机。

我向他们一一解释：缝纫机作为家庭“生

产资料”是很重要的，没有缝纫机的话，就没有老妈给你们缝衣服，你们就没有衣服穿。那为什么不买现成的？因为贵！且费布票！什么是布票？……那个大盒子叫红灯牌收音机，那就是“古代”的手机。那个黄色的钟，叫三五牌座钟……

生活用品不是一件东西，而是一整套生活方式，我很难一下子向孩子解释明白，当年上海“三班倒”的双职工家庭，为什么闹钟是他们的刚需。举了我一位长辈的例子，

他当年是杨浦区的老工人，因为要上早班，家里又没有钟表，只能看天上的星月，觉得东方泛一点鱼肚白，就要赶去上班。某次因为旁边的港区晚上作业开了氙气灯，他们就误以天快亮了，凌晨1:30赶到了工厂。长辈当年是作为笑话讲给我听的，

其实挺心酸，因为没有手表、闹钟，他们曾经惴惴不安、不敢睡觉。

生活用品总在迭代，生活品质总在升级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追求，回首看看稀松平常的东西，却可能耗费了一辈子的努力和心气。上一辈人可能是要一块17钻的手表，我这一代人小时候的梦想是，去肯德基吃到饱。

曾读到一则报道，肯德基刚来内地时，因为时尚靓丽的装修赢得了年轻人的欢心，甚至有人在里面举办了婚礼。记录是为了对抗遗忘，也是为了理解过往，如同未来的人们理解我们曾经的纠结和执着。■

**记录是为了
对抗遗忘，也是
为了理解过往。**